

老 悟 著

大学校长

何谓大学？蔡元培曰：「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学校长

老 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校长 / 老悟著. --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104-03687-6

I. ①大…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4208 号

大学校长

责任编辑: 赵建新 周扬

美术编辑: 彭明军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 樊国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坐 10 层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坐 10 层
(100097)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8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3687-6

定 价: 33.80 元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 联系调换。

目 录

一 “空降”校长	1
二 饭庄密会	8
三 不谋而合	18
四 信中故事	29
五 部下来访	42
六 “微服私访”	50
七 连锁反应	61
八 以退为进	71
九 惊慌失措	79
十 校长高见	87
十一 工作提案	96
十二 惊天内幕	105
十三 文新学院	116
十四 幸灾乐祸	124
十五 积重难返	130
十六 师出正义	139
十七 所谓师德	147
十八 优盘秘密	155
十九 世风日下	161
二十 嫖娼教授	170
二十一 丑态曝光	177
二十二 色魔下场	186
二十三 正邪之辩	193
二十四 “魔焰”熊熊	200
二十五 罪恶之念	208
二十六 飞来横祸	214
二十七 舐犊情深	222
二十八 威武不屈	230
二十九 君子之会	237

三十 宴开“鸿门”	244
三十一 柳暗花明	251
三十二 贤妻苦衷	258
三十三 雪上加霜	265
三十四 心力交瘁	271
三十五 天佑情人	277
三十六 除恶务尽	284
三十七 生命代价	289
三十八 正邪相逢	295
三十九 大学之道	302
四十 毕业典礼	309
尾声	315

一 “空降”校长

虽然世人战战兢兢地期盼着的世纪末早已过去了，但导致几万或十几万人在顷刻间丧命的地震海啸、足以毁灭一座城市的火山爆发、无法查明原因的瘟疫、让大地龟裂的干旱，以及类似《圣经》中所描写的那种毁灭人类的洪水等传说中的世纪末灾难仍然在全球肆虐。而这个夏天，在锦都肆虐的则为干热，整个夏天几乎天天都是晴空万里。白天，太阳像一个燃烧的火球悬挂在天空；马路上的柏油被晒得仿佛融化成了稀泥一样，行人走在路上，脚总像被人扯着似的，车辆行驶在路上，轮胎总像是在努力摆脱被地面粘住似的；立交桥在太阳的炙烤下变了形，车辆被迫改道而行。晚上，有月亮时，月亮好像以往夏天的太阳一样也放射着炙人的光热似的；没有月亮时，整个城市犹如变成了一个烤箱，既漆黑一团，又闷热无比；水库几乎干涸见底，许多水井变成了地窖……整座城市，除政府机关、超市、医院、交通等不能关门歇业的单位外，其他单位都不得不给职工放了暑假……

暑假临近结束、干热稍有减缓之际，上级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尚正带着郑崎，在锦都市委副书记的陪同下，到锦都大学宣布：“郑崎任锦都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霍世杰不再担任锦都大学校长，改任锦华大学党委书记；已辞去锦都大学党委书记一职近两个月的黎祥坤任调研员，享受副部级待遇。”

对于郑崎来说，这是第三次“进驻”锦都大学。郑崎第一次“进驻”锦都大学是在二十八年前。

尽管二十八年过去了，但对于郑崎来说，第一次进锦都大学，不！是第一次进锦都之事仿佛发生在昨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春天，郑续发带着快满十五岁的儿子郑崎在锦都火车站下车后，正看着《入学须知》时，从后节车厢下来的郝骐一眼瞅见了郑续发手中的《入学通知》，就兴奋地问道：“你们是到锦都大学上学的吧？啊！你们是父子俩一同来上学的？……”

郑续发本来就有农民天生的怯生心理，加上这又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到锦都，所以，他那怯生心理便更加强烈了；于是，在突然听到郝骐的搭话时，他下意识地一手紧握着《入学须知》，一手紧紧抓着郑崎的胳膊，惶惶惑惑、结结巴巴地回答道：“我……您……”

“我是你们未来的同学，我也是去锦都大学报到的新生！”郝骐掏出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和《入学须知》，高声地说，“啊！我总算找到两个同伴了！”说完，向郑续发伸出了手。

“同学？”郑续发赶紧放开郑崎，接过郝骐的手答道，“很惭愧，我不是您的同学，我儿子才是您的同学！”

“您儿子才是我的同学？”郝骐颇感诧异地说，“我还以为您是和儿子一同来上学的呢！”

“唉！我们这代人真滑稽，不仅不少人成了‘范进’，而且还有不少父子成了同学！”还没等郑续发答话，郝骐接着说，“我们知青队的大大哥这次就和儿子一起考进了东方大学！”

“啊！有这么回事！”郑续发豁然开朗似地说，“难怪您刚才以为我们是父子一同来上学的……”

“走！咱们一起找迎新站去！”没等郑续发把话说完，郝骐就边说边拉着郑崎去找迎新站，一起到锦都大学中文系报到……后来，两个人又一起学习，一起上劳动课，一起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大学毕业后，郑崎在锦都大学外文系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郝骐到锦华大学中文系教书，两人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形影不离，但相聚的时间也不少……再后来，两人先后调进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成为了同事……

郑崎第二次“进驻”锦都大学是在十五年前。

郑崎获锦都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后，被公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郑崎本想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然而，哥大与锦都大学在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和方法上都迥然不同，郑崎又深感于哥大教育学科的先进，便对教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哥大学习一年后，从比较文学专业转入教育学专业，经过五年的刻苦攻读后，获哥大教育学博士学位(Ed. D)，回锦都大学教育系任教。

郑崎在锦都大学教育系执教二年后，升任教务处副处长；又过了一年，升任校长助理兼教务处处长；再过了一年，调任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任分管教育的副司长，后来，升任分管教育的司长、首长助理。

如果说，郑崎前两次是主动地、高高兴兴地、满怀理想和憧憬地进驻锦都大学的，那么，这第三次则是被动地、忧心忡忡地、满怀疑虑和担心地进驻锦都大学的，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郑崎在教育主管部门工作了多年，先后做过副司级、司级、副部级干部，因而，对锦都大学领导集团的派系斗争了如指掌，十分清楚自己若到锦都大学就任党政一把手，是怎么都不可能让各派都为他所用的，而且很可能是相反，即各

派都不为他所用，甚至会结成“统一战线”和他对着干；如果那样的话，他最终即使不是败走麦城的关公，也会是淝水之战中的苻坚。

其二，郑崎刚过四十二岁，虽然比起蔡元培、蒋梦麟等先哲来，他可谓马齿徒增^①，但在单位里，他却是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副部级领导，因此，按照官场“按部就班”的惯例，他升任副部长之类的实权派官员是指日可待的；而他此次所就任的锦都大学校长一职只不过是一个副部级而已，也就是说，他是平调而不是升迁。

其三，对于郑崎来说，锦都大学可谓一片“伤心之地”，他实在不愿“回首”，更不愿回去久住——

郑崎当年考进锦都大学后，不仅有国家所发的生活费，一日三餐无忧，而且也不必再像过去那样白天上学，晚上放学后忙于割猪草、割牛草，星期天还要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因此，一年多后，他便如春雨滋润的竹笋一样茁壮成长，一下子由一个身体羸弱的男孩成长为一个体格健壮的小伙子。同时，由于获得了足够的知识和受到了城市文明的熏陶，他不仅不再像入学时那样遇事总“腼腆”，反而总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并在大二第二学期时，自告奋勇地当上“中国现代文学”课代表。

当上课代表后，郑崎因要“以身作则”地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所以，不时碰到一些需要向主讲教师梁栋教授请教的问题；同时，也要不时地向梁栋汇报同学们学习方面的问题，或把梁栋的要求传达给同学们，或是向梁栋送交同学们的作业，因而，经常出入“梁府”。起初一段时间，郑崎每次去“梁府”之前都和梁栋打声招呼，但后来梁栋觉得这样做彼此都很“啰嗦”，加上他对郑崎也越来越欣赏，便允许郑崎自由出入。

一个周末吃过晚饭后，郑崎把同学们的周读书报告送往梁栋家。途中，郑崎想向梁教授请教一个困扰自己很久的问题：为什么郭沫若的诗歌，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教授，都对之评价甚高，可自己读起来的感觉并不怎么好？

到达“梁府”后，郑崎像往常一样敲了敲门，随后室内传出了一个稚嫩清脆的声音：“谁呀？”

“梁教授在家吗？”郑崎应声道。

“我爸爸到系里取邮件去了，妈妈出差了。”梁馨一边开门一边说。

中文系教师的信箱集中设在系办公室外的走廊里，梁栋一般都是在晚饭后一边散步一边去系里取邮件；梁夫人向荃到江南大学参加有关屈原的学术会议去了，因此，“梁府”那会儿只有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梁馨一人在。

^①蔡元培三十多岁任光复会会长，四十四岁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蒋梦麟在四十二岁时就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部长。

“哟！是郑崎哥哥！”开门后，见是经常到自己家来、爸妈常在餐桌上唠叨着要自己以之为榜样的郑崎，梁馨便满脸欣喜，大大方方地说，“请进！我爸爸一会儿就回来。”

“啊，梁教授不在家！”见梁栋不在家，郑崎忽然意识到自己以后到“梁府”之前还是应该先和梁栋打一声招呼，并言不由衷地说，“我是来交作业的，就不进去了，我本来就打算交完作业就走的。”

“不！郑崎哥哥！”梁馨撅着嘴说，“我正想找你呢！”

“找我？”郑崎颇感诧异地问，“有什么事？”

“我有一道算术题，怎么也只想出了一种做法，正想你教教我另外的做法呢！”梁馨直言道，“来！你来看看，教教我另外的做法！”

梁馨边说边把郑崎拉进书房……

那次以后，梁馨在学习上每每遇到疑难问题时总想到郑崎；郑崎每次到梁家，只要遇到梁馨，总被她拉着问这问那；而郑崎呢？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她答疑解难，每次总是讲得深入浅出……慢慢地，梁馨对郑崎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期待和依赖心理。梁馨上初中时，功课的科目增多了，学习上遇到的问题也增多了，但郑崎已到外文系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去了，进“梁府”的频率便降低了不少，于是，梁馨常常去郑崎的宿舍求教。郑崎虽然读研究生后课业负担很重，同时，还要不时地代导师乐诗琴解决本科生的一些学习方面的问题，但对梁馨，还是有求必应。

研二第二学期的一个周末，郑崎吃完晚饭回到宿舍，正收拾着书包准备去图书馆学习，梁馨来了。

“请进！”梁馨敲过门后，郑崎随口答道。

“哟，是你！”见是梁馨，郑崎微笑相迎，“欢迎欢迎！”边说边接过她手中的书包。

“欢迎？真的还是假的？”梁馨虚掩门后戏谑着问，“又来烦你，你也欢迎？”

“当然是真的欢迎！”郑崎戏谑着模拟梁馨的语气高声答道。

“也欢迎我吗？”郑崎的话音刚落，门外就传来了一个不太熟悉但清脆圆润、赏心悦耳的声音。郑崎稍稍一愣，但立马又随机应变道：“当然欢迎！”边说边向宿舍门口走去。

“哟！是你呀，小龚！”来者是只见过几次面打过几次招呼的龚萍。

郑崎和龚萍的相识源于一次偶然。当时，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为了扩大比较文学的影响，提高学生对比较文学的兴趣，比较文学教研室主任乐诗琴教授面向全校各年级同学，开设了一门带有通识性质的选修课——比较文学入门。龚萍虽然是艺术系影视专业的学生，且才上大一，但在听了乐教授的学术讲座后，对乐教授及比较文学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她担任了“比较文学入门”那门课的课

代表，并在一次到外文系向乐诗琴交同学们的作业时碰到了郑崎。那时，郑崎向乐诗琴汇报完学习计划，正欲起身离去。后来，郑崎和龚萍虽然在图书馆偶然相遇过几次，彼此也很热情友好，但每次双方都仅限于打打招呼而已。因此，郑崎对龚萍的声音仅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已，此次龚萍的乍然到访更是令郑崎颇感意外。

“啊！有客人！”见到梁馨后，龚萍不由自主而又有点语塞地解释，“我是……她……”。

“这是中文系梁教授的孩子梁馨，读初二。”郑崎笑道，“读本科时，我是梁教授的课代表，经常到他家，她是来和我交流学习问题的！”

“梁馨，你好！”龚萍主动和梁馨握手，一边热情地打招呼一边解释，“我是来向郑师兄转达乐教授的口信的。下午上完课后，乐教授说她明天上午八点在系办公室会见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几位专家，让郑师兄和我明天也参与会见活动，并让郑师兄做记录。”

“哟！是这么回事！那……明天我也随你们一起去……我想近距离地见见外国人，听听他们说话……啊！龚姐，请坐，请坐！”

“不了，我还有点事，得走了。”

郑崎、梁馨把龚萍送下楼分手时，梁馨忽然灵光一闪，高声说：“对了！郑崎哥哥，以后我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又找不到你时，就去找龚姐！”

“行！”郑崎和龚萍异口同声，相视而笑。

此后，梁馨每遇疑难问题，便不是找郑崎就是找龚萍……

对梁馨所请教的问题，郑崎应对起来游刃有余，而龚萍则偶尔有解决得不是很透彻的时候，每遇这种情况，三人便找一个机会“切磋”；随着这种“切磋”机会的增多，三人彼此的感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都觉得对方特别优秀，都觉得对方是可以无话不说的朋友……随着这种感觉的出现，各自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

对梁馨，郑崎早先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小不点儿”，自己老师的小孩而已，但后来却在不知不觉中把她当妹妹看；对龚萍呢，郑崎开始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小学妹，但后来则把她当作自己的学习伙伴，虽然偶尔在脑海中有过把她当做自己情感寄托的对象，但闪念过后，便是自我否定，因为他与龚萍门第悬殊，甚至可谓天壤之别——虽然他的祖父郑元毕业于西南联大，曾做过杜聿明将军所率领的远征军的随军翻译，但他的父亲郑续发却从小就在农村和他的曾祖父生活在一起，小时候所受的教育便是干农活，基本上是一个文盲；他的母亲则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妇；可龚萍呢？其父亲为教育部思政司副司长兼留学办副主任，母亲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同时，也因他与龚萍的年龄距离过大——虽然也许一个七十五岁的老汉不会觉得自己比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婆大多少，但一个近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总会觉得自己比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大很多的。

对郑崎，龚萍开始只是把他当作自己所崇拜的乐教授的研究生，以及自己的学长而已，但很快就对他暗生情愫，并在最后暗中通过自己的父亲——当然也与郑崎自身的条件和努力有关——使郑崎得以顺利地公派到美国留学。

而梁馨呢？她因为把郑崎当作自己的大哥哥，并总把他视为自己最信赖和依赖的人，所以在参加中考时，不让自己父母陪同，而让郑崎陪同；后来，还把自己以全市中考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了锦都大学附中——事完全归功于郑崎。

虽然龚萍起初没有向郑崎透露，他之所以能顺利地去美国留学，有她的一份功劳，也没有向他表白她对他的感情；但是，郑崎进哥伦比亚大学之后，龚萍的父亲在赴美考察时专门去看望了他，并出于要他珍惜学习机会的目的向他透露了他赴美留学的来龙去脉；同时，龚萍把惠特曼《大路之歌》中的几行诗写在贺年片上寄给了他——

我给你的手，
我给你的爱——它比金钱更宝贵，
我给你的整个身心——在神明和法律解释面前，
你愿否给我你的整个身心？
你愿否与我携手同行？
你愿否与我终生相爱，永矢忠贞？

此后，两人便鱼雁往还还没完没了……

梁馨上锦都大学附中读高中后，虽然渴望郑崎还是自己的依靠，甚至暗恋着郑崎，但郑崎远在异国，她既不可望也不可及，于是，总惘然若失的，成绩因此大受影响。郑崎得知后隐约意识到了什么，便每周雷打不动地给她写一封信，或谈学习、或谈理想、或谈异国风情……且在每封信中都嘱咐她要好好学习，鼓励她将来到美国留学；备受鼓舞的梁馨成绩突飞猛进，最后，以高考全校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锦都大学建筑系。

梁馨上大学那年，郑崎和龚萍的恋人关系完全确立了。为了不让梁馨陷入情感误区，郑崎专门给她写信告知了自己与龚萍的关系，但梁馨置若罔闻、一如既往，并对郑崎表现出一种义无反顾、我行我素的姿态。为了不让梁馨越陷越深以至于不能自拔，郑崎一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便回国与在锦华大学任教的龚萍结婚。梁馨则随之明确地向郑崎表明，除了他之外，终身不嫁；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以转移对郑崎的“失恋情绪”；在以优异的成绩从锦都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又赴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研究生院学习；再后，转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在获耶鲁大学戏剧艺术博士学位后，回锦都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

郑崎结婚后，仍以兄长的心态关注、关心和帮助梁馨：他和龚萍不时地请梁馨到家里吃饭；梁馨临近毕业时，他试图帮助她考研或找工作；得知梁馨出国留学的意图后，他又调动自己在美国的所有关系，甚至还调动了龚萍父亲的关系帮助她；梁馨到美国后，他虽然不再像当年在美国时那样雷打不动地每周给她写一封信，但每月至少会给她写上一封。此外，他还不时地给她打电话；E-mail一诞生，便不时地给她发E-mail……

在得知郑崎和龚萍的关系后，梁馨虽仍然爱恋郑崎，仍然与龚萍亲如姐妹，但又怨恨郑崎，当然也怨恨龚萍。为了表达自己的怨恨，她不时地出现在郑崎的视野里，甚至忍着情感的伤痛赴郑崎家就餐，出现在郑崎的身边，有意地向郑崎提醒她的存在，让郑崎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不给郑崎任何提供帮助她以求得自己良心安慰的机会：郑崎夫妇请她赴宴，她在每请必到的同时又捎去了贵重的礼物；郑崎热情主动地帮助她找工作或考研，她却决定出国深造；郑崎调动各种关系帮助她在美国联系就读学校时，她却以优秀的托福、GRE以及专业课成绩联系到了能提供全额奖学金且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学校；郑崎就任锦都大学校长助理兼教务处长后，公私兼顾地说服了校长及“人才办”同意以优厚的条件聘她到锦都大学任教，但在说服工作大功告成后，郑崎欣喜地将此消息告知她时，她却坚称自己将留居美国；郑崎本以为她会真心留在美国发展，可谁知自己一上调，她就决定回国，并独立地与锦都大学联系；不过，回锦都大学任教后，她似乎心无怨恨了，不时地去郑崎家看望郑崎夫妇及其孩子郑怡，甚至还把郑怡视同己出，但越是这样，郑崎夫妇便越是难以心安理得地生活，越是关心她的个人问题，希望她能找到一个美好的归属，可她从不找对象，对郑崎夫妇给她介绍的所谓的对象，无论是谁，她都一口回绝，因而，一直孑然一身。于是，她像一颗巨大的锈钉深深地钉在郑崎的心上，郑崎每当念及梁馨时，心上总会出现一阵剧痛——可想而知，如果梁馨和郑崎生活在同一天地，总出现在他的视野之内或心目之中，对于他来说，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折磨！因此，在最初得知组织有派自己到锦都大学任校长的意向时，他便向尚正表示，他更愿意在尚正的身边工作、替尚正分忧解难……

虽然无论是从锦都大学的现状来说，还是从自己的发展前途以及隐秘的情感来说，郑崎都不愿意就任锦都大学校长；但郑崎毕竟是一位共产党员，一位共产党的副部级干部，是共产主义这座大厦上的一颗螺丝，哪里最需要他，他当然就得往哪里拧……于是，他最终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由尚正带着赴锦都大学就任党委书记兼校长……

二 饭庄密会

虽然郑崎是在暑假临近结束时才到锦都大学上任的，但对于锦都大学师生尤其是对于锦都大学中上层领导来说，郑崎将执掌锦都大学之事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暑假刚开始，校长霍世杰向上级汇报工作时，被告知将调任锦华大学党委书记，锦都大学将由郑崎任党委书记兼校长。从上级主管部门回到学校后，霍世杰便召见了常务副校长谢崂魁，先向他通报了郑崎将出任锦都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之事，然后，叮嘱他一定要和郑崎搞好关系，维护学校的稳定。

得知郑崎将执掌锦都大学之事后，谢崂魁先是一惊。他在与霍世杰联手扳倒党委书记黎祥坤时，原以为上面会按照他们的请求，让霍世杰任校党委书记、自己任校长的，可现在上级党组空降了一位书记、校长一肩挑的郑崎，他怎能感到不惊？然后是一阵窃喜。郑崎考入锦都大学那年，他留校进学生处工作，虽然自己是工农兵学员出身、仅仅是一名普通办事员，没给郑崎上过课作过报告，但自己毕竟曾有恩于郑崎，比如，郑崎多次当选校级三好学生、入党、留学等，他作为直接与全校各系辅导员打交道的“校级”辅导员，总是成人之美；对此，郑崎也是心知肚明，并在赴美留学时请谢崂魁吃饭以示答谢。郑崎回校任教时，他仍在学生处工作，两人便成了同事；郑崎任教务处副处长时，他任学生处副处长，两人常常一起出席会议……于是，又成了“同僚”；郑崎上调时，他专门设宴为郑崎饯行……有了这些，他怎能不“一阵窃喜”呢？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乐以忘忧，因为他们的关系早就发生了变化，而且即将发生更大的变化！再说，他曾直接或间接地做过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过去，因为校长是霍世杰，自己才安然无恙；霍世杰走人后，自己要想继续安然无恙，就万不可乐以忘忧了！于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他一边抽烟一边思考着霍世杰“要和郑崎搞好关系，维护学校的稳定”的谆谆嘱咐。连续抽完两只烟后，谢崂魁决定当晚在枫韵别墅区的住处约见党委副书记隋枫和副校长文登科。

隋枫比郑崎迟两年考入锦都大学，说起来也可以算是谢崂魁的学生。读书期间，隋枫虽然学习成绩较为一般，但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组织能力很强，加上能歌善舞，于是，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任团委副书记、学生处处长兼招生办主任，最后任校党委主管党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由于长期以来，不是在领导身边工作就是在做领导工作，因而，她总处在一种优越感很强的状态之中、总有情感寄托的对象、总爱“比较”，因此，一直未能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在不知情的人看来，她是

一个名副其实的“剩女”。

文登科比谢崕魁小两岁，基本情况与谢崕魁相同：都当过红卫兵、当过造反派；都是工农兵学员出身，同一年入锦都大学，同一年留校；都有妻子和一个女儿，且妻子和女儿都已移居美国，因而，实际上也都为孤家寡人。不过，他在留校后，主要在教学部门工作：先后任教务处一般工作人员、副处长、处长，最后，任主管教学、招生工作的副校长。

在校领导班子里，谢崕魁、隋枫和文登科除了都对霍世杰忠心耿耿外，彼此之间关系很铁，被人称为“铁三角”。

“你们听说了吧，郑崎杀回马枪了！”隋枫和文登科坐定后，谢崕魁没头没脑地说。

“郑崎杀回马枪？杀什么回马枪？”隋枫和文登科几乎同时一脸茫然地问。

“郑崎将回咱们这儿‘党政一肩挑’。”谢崕魁解释道。

“啊！有这么回事？”文登科诧异道。

“那霍校长呢？”隋枫紧接着问。

“老霍将调到锦华大学任党委书记。”谢崕魁语带遗憾地说。

“可咱们给上级党组送的报告是老霍任党委书记、你任校长呀！”文登科颇为不解。

“送报告归送报告，事实归事实！”谢崕魁淡然一笑，“人们不是常说，‘当官当副的，找老婆找糊的’吗？我继续当这个常务副校长也没什么不好的！”

“也是，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而最容易流走的总是那些一把手们！”文登科语带自我安慰地说，“郑崎杀回马枪也没什么！强龙赛不过地头蛇’，谁到这儿来也不能把咱们这些老人怎么着！”

“可不是吗？”隋枫应和道，“不管谁来这儿，你都是这儿的寨主，是咱们的主心骨！”

“寨主也好，主心骨也好，咱们只能在这儿说说而已！”谢崕魁笑道，“郑崎说起来也算得上是我的老朋友，咱们还是以团结为主。”

“老朋友？过去的老朋友未必就是现在的朋友？”文登科不以为然。

“是啊！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隋枫附和道。

“你们说的也不错！”谢崕魁认同道，“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请二位光临寒舍！我请二位来就是想和二位说说如何与郑崎维持或建立朋友关系的事情；霍校长也希望咱们和郑崎搞好关系，维护学校的稳定。”

“是应该和郑崎搞好关系……”文登科看着谢崕魁，一边点头一边说。

“那你们说说，咱们到底怎么做才能和郑崎搞好关系。”谢崕魁瞥了隋枫和文登科一眼。

“鲁迅先生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就先解决好‘生存’问题，让他工作起来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隋枫看着谢崕魁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小枫说得很对！”文登科使劲地点了一下说，“我们首先解决好他的居住问题和办公问题。老谢，你是常务副校长，对哪一个部门都方便打招呼，这两个问题，你对老扈、老娄打一声招呼就可以解决了。”

文登科所说的老扈、老娄即房管处处长扈从光、总务处处长娄砾。

“你们俩所说的很对，我明天就找老扈、老娄！”

“还得解决好他的‘坐骑’问题！”稍顿后，隋枫若有所思地补了一句。

“‘坐骑’按规定给他配备一辆奥迪就行了吧。”谢崕魁不假思索地说。

“那可不行！”文登科不以为然，“‘坐骑’往往被看作是一个人的名片和身份的象征，郑崎虽然未必会在意，但他毕竟是个副部级的人物！”

“副部级的人物那又怎么样？还能给他配辆奔驰、宝马不成？”谢崕魁戏谑说着。

“是不能给他配奔驰、宝马，可奥迪也有高低档之分呀？”文登科颇为认真地说，稍缓之后又说，“再说，现在不能给他配奔驰宝马，未必将来也一定不能给他配；学校不能给他配，但不等于说别的单位也一定不能给他配呀！”

“对！老文说的不错！”隋枫很赞同文登科的说法，“先按规定给他配‘坐骑’，过一段时间后让独立学院将其坐骑换成一辆奔驰或宝马。”

“啊！让独立学院给他配‘坐骑’，这可是个好办法！”文登科眉飞色舞地说，“按经济核算的方式来看，独立学院可以说是一个企业，加上又基本上已经民办化了，买怎样高档的车都是没有问题的！独立学院买一辆奔驰或宝马后，再借给学校用，那也是顺理成章的！”

“你们所说的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不可操之过急！”谢崕魁略作思忖后说，“这样吧，还是先按规定给他配一辆奥迪。再说，就算要找独立学院，也得缓一缓，现在开学在即，小柳也忙得不亦乐乎呢！”

谢崕魁所说的小柳即独立学院院长柳龙。

“那找老扈、老娄可不能也‘缓一缓’哟！”文登科提醒道。

“老谢刚才不是说明天就找老扈、老娄吗？”隋枫看了一眼文登科说。

“是的！我明天就找老扈、老娄……”谢崕魁点头道，但话还没说完，卧室里的电话响了。

“陈市长来的电话，我现在得出去一下！”接完电话回书房后，谢崕魁语带无奈地说，“今天，就聊到这里吧！这几天，咱们都再动动脑筋，谁有了什么好点子，随时碰头。”

谢崕魁所说的陈市长即锦都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陈希良。

文登科、隋枫走后，谢崕魁略作梳洗便赶往陈希良的办公室。他原以为陈希良会有什么“重要指示”的，但陈希良只是和他闲聊似地说了一下锦都大学领导班子变动之事。不过，在他离去的时候，陈希良用力地握住他的手说：“崕魁呀！郑崎到任后，你得注意和他搞好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永远是咱们执政者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你们维护学校的稳定，也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

“是的，是应该和郑崎搞好关系，维护学校的稳定。目前，学校简直是一个火药桶，一旦爆炸，我们这些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离开陈希良办公室坐进驾驶室后，谢崕魁一边发动“坐骑”一边想，想到这儿，便将车开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停下，然后，分别给扈从光、娄砢打了个电话，约他们第二天在锦云饭庄共进晚餐。

锦云饭庄位于锦山东南山脚，前面是碧波荡漾、彩舫闲荡的东湖，后面是一片参天的古树；出古树后，便是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富人别墅区——锦云庄园。

“校长来了！”谢崕魁的车刚驶入锦云饭庄，在院内一颗古树下守候已久的扈从光、娄砢同时轻声叫道，接着便向谢崕魁泊车的地方疾步走去，一个打开车门侍候谢崕魁下车，一个给他拎公文包。三人刚走近蟠桃园包间，三位身着色彩艳丽的连衣裙、身段妙曼、面容姣好的服务小姐袅袅而至，甜甜地开口道：“三位先生今天需要我们的哪些服务？”

未等谢崕魁等答话，其中姿色最佳者跨进一步自然地握着谢崕魁的手道：“今天还是由我来服侍谢校长吧，咱俩可算得上是旧相识了！”

谢崕魁先亲昵地看了看傍着自己的那位一眼，然后捏着另外两个服务小姐的手语带歉意地说：“你们等一会再来吧，实在对不起，我们先得谈点事！”

说着，彬彬有礼地把三位服务小姐送出了包间。

“老板，咱们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来这儿了吧！”三位服务小姐走出包间后，扈从光献媚道，“今天可得好好地放松一下！”

“可不是吗？老板这阵子可真是够忙的了！”娄砢应和道，“今天是得好好地放松一下！”

“大家都很忙！”谢崕魁笑着说。

“好在总算放假了，我们现在就忙里偷闲吧！”扈从光小心翼翼地将椅子挪开，让谢崕魁入座，“先放开地吃一吃喝一喝，然后娱乐娱乐，老板马上就要全面掌管学校的工作了，以后就会更忙了……”

“以后不会更忙了！”谢崕魁心思凝重、一脸不悦地打断扈从光的话，但仅说了一句就没有下文了。

扈从光和娄砢几乎同时像受到了炮烙一样猛地一惊，然后，异口同声地反问道：“为什么？”

“为什么？别紧张，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们‘为什么’的。”谢嵎魁缓和了些语气说，“坐吧！咱们坐着聊。”

扈从光和娄硌面面相觑地坐下后，谢嵎魁把郑崎将出长锦都大学之事说了一遍。

“不是早就传说黎祥坤下台后，霍校长接任党委书记，您任校长的吗？”扈从光几乎用与前一天文登科一样的口气探问道。

“传说归传说，事实归事实！不过，也没什么？郑崎说起来也可算是我学生，再说，过去的关系也不错，退一万步讲，就算他是咱们的敌人，咱们也应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化敌为友，‘一个朋友一条路，一个冤家一堵墙’嘛！”谢嵎魁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

“也是……”娄硌迎合道。

“今天找你们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有关迎接郑崎的事情。”没等娄硌说完，谢嵎魁接着说，“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郑崎到任后首先得有个住处，有个办公的地方，你们一个是专管住房的处长，一个是主管全校办公场所安排的处长，说说怎样给他安排住房和办公室为好？”

“院士楼还有几套房子空着，本是为以后引进来的院士准备的，我看可以从中拿一套出来给我们这位未来的校长大人住……”扈从光语带不满地说。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郑崎一向以清正廉洁著称——他也确实够清正廉洁的，未必会愿意住进那院士楼。”谢嵎魁不置可否地说。

“如果您仅是这么想的，那就大可不必！”扈从光似乎早就胸有成竹了，“院士楼有几套房子空着，我们在拿一套出来给郑崎住的同时，也拿两套出来给今年引进的两个海归住，并让郑崎知道与他一起住进院士楼的还有两个海归，这样，一方面，郑崎就可能安心理得地住进去；另一方面，一旦有人拿郑崎住进院士楼说事，我们也好搪塞。不过，我们还得事先对那两个海归说清楚，就说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让他们暂时在那儿住一下，等找到合适的住处后，再做调换，并在一年或一个学期后，把那两个海归调到‘海归楼’去……”

“我看这办法可行！”扈从光话音刚落，娄硌就抢着道。

“既然你们两个都认为这办法可行，那就这么做吧！”

“可还得把那房子装修一下吧！”娄硌颇似内行地说。

“那当然！”扈从光一副天经地义的样子说，“不仅要装修，而且还要来他个豪华装修！”

“但要看起来不是多么豪华，因为郑崎不仅很清正廉洁，而且很艰苦朴素。”谢嵎魁纠正道，“浓妆淡抹为宜。”

“行！我就来他个‘浓妆淡抹’吧！”扈从光唯唯诺诺地说。